

世 · 界 · 文 · 学 · 名 · 著 · 百 · 部

One Hundred
Classic Works
of The
World Literature

我是猫 罗生门



远 方 出 版 社

China's Historical
Classic Works

World Literature

世界名著 第三卷

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我 是 猫

〔日〕夏目漱石 著
王学兵 译

我是猫，还没有名字呢！

我在哪里出生的，连我自己也不清楚，只记得那是个又黑又潮湿的地方，很不舒服。在那儿，我第一次看到叫做人的东西。后来，我才知道那就是书生，他们穷凶极恶，听说这些书生常常捉住我们，煮着吃。

有一天，那个书生逮住我，霍得一下就把我举起来了，吓得我心跳个不停。不过，我慢慢地在书生的手掌里定下心来，怀着好奇的心情，朝他的脸望了一眼。真是可笑，那张脸比我们猫脸丑陋多了，光溜溜的，简直像个开水壶，而且脸的中央地带凸得老高，那里的两个窟窿还不时地喷出烟雾。呛得我实在难受！

我在书生的手掌上很惬意地坐了一会儿。但好景不长，只听见“咚”的一声，当时我眼睛直冒火星，立刻昏厥过去。

醒来一看，原来我已被狠心的书生从家里的稻草上扔到竹林里来了。看不见妈妈，看不见我的许多兄弟，我成了一只野猫。

竹林里静得可怕，我饿极了，于是我拚命朝外爬呀爬。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我才好不容易爬出了竹林，只见四周空无一人，看来那个书生是不会来接我了。百般无奈之下，我只好暗下决心：管它呢！就朝着有食物的地方走吧。

当我忍着苦痛爬到一个竹篱旁边时，瞧见竹篱上有个破洞，就从洞里窜进了一家院子。机遇真是个难以置信的东西，要没有这个破洞，恐怕我早已饿死在路旁了。院子我倒是溜进来了，以后该怎么办呢，我还是没有把握。这时，天已黑了，还下起了雨，我又饥又寒。事不宜迟，我只好抖擞起精神，壮胆闯进了一座房子。

我在房子里最先碰到的是阿三。她比先前那个书生还要粗暴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得多，刚一看见我，她就立刻抓住我的颈根，把我扔出门外。没过一会儿，禁受不住饥饿和寒冷的煎熬，又偷偷溜进厨房里，很快又被阿三扔了出来。这样，爬进扔出总有四五次，我真恨透了阿三。终于，这家的主人从书房走出来了，他用手捻着鼻下的黑毛，朝我看了看，大概觉得并不比阿三的脸更讨厌，便随口说了一句：把它放在家里吧。说完就又回书房去了。

总算在这家住下来了。这一天的经历可真够惊心动魄的。

我觉得我的主人似乎是个寡言少语的人，他很少和我见面，据说是个教师。一从学校回来，他就钻进书房，轻易不出来，好像非常用功。其实，他很爱睡懒觉，口水还常常流到摊在面前的书本上，书每次读上两三百人就呼呼大睡了。他还患有严重的胃病，皮肤是淡淡的黄色，看上去精神不振，有气无力似的。可是，他的饭量却不小。每次大吃一顿之后，就喝胃药；然后摊开书；照例读上几页就睡着了，口水流在书上。这就是他每天晚上的日程。我觉得这样当老师真是再舒服不过了，可按照主人的看法，好像世界上最辛苦的都是教师。每当朋友们来访，他总是乱七八糟地发一顿牢骚，为教师鸣不平。

我在这家生活，最初并不满意。主人对我倒不坏，有时还允许我同他亲近一番，尤其当他白天睡懒觉的时候，我一定爬到他的背脊上。主人的两个女儿可不这样，她们一个五岁，一个三岁，都喜欢大惊小怪的，我经常为了跟她们挤在一起睡觉而遭到主人的打骂。

和人类住在一起，时间越长，观察得越仔细，我就越是觉得他们是任性放肆的。尤其主人的两个女儿，她们总是变着法儿拿我开心，有一次甚至把我硬塞进了炉灶里。女主人也不例外，前几天，我只在垫席上轻轻磨了几下爪子，她就大发雷霆，从此不准我进客厅。后来我也认识了我们的猫族的几个成员，几次下来，觉得我们猫类比人类要通情达理得多。

我 是 猫

谈到任性，我的主人就有因为任性而失败的事情。原来这位主人什么都爱搞它一手，但由于他没什么过人的本领，干什么都半途而废了。他时而写些俳句，或者胡乱拼凑一两首新诗；时而又写写错误百出的英文；有时学唱歌；有时甚至操起小提琴吱、吱、吱地拉起来。但他这些没有一行做得像样。有意思的是，他最喜欢在厕所里唱歌，于是邻居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，叫做“厕所先生”。可他毫不在意，照样我行我素，在那里“我乃平宗盛是也”唱个没完，简直让人笑痛肚皮。

我住进这家已经一个月左右。突然有一天，我的主人心血来潮，用刚发的薪水买了一大包东西，匆匆跑回家。我正猜想买了些什么，一看，原来是画水彩画的用具，什么毛笔啦、瓦特曼纸啦等等。看主人的劲头，他不想再作诗和俳句，而改为画画了。果然不错，从第二天起，他连懒觉都不睡，每天都在书房里一心一意地画他的画。

就这样过了几天，主人家来了一位研究美学的朋友，两人是老相识，一见面就聊开了。

“画来画去，总画不好。”主人难为情地说。

“对呀，万事开头难。画画是不能靠在室内闭门造车就能画好的。意大利的画家安得莱·德尔·沙尔特曾经说过：画画要画自然。自然就是一幅活生生的巨画，想画画，就出门去写生吧，你看怎么样？”主人的朋友戴着金边眼镜，果然出口不凡。

“嘿，我怎么就不知道呢！的的确确是很有道理，实在是很有道理。”主人对他的朋友感激不已。再一看那位金边眼镜先生，似乎有一丝嘲笑的意味。

第二天，我像往常一样在走廊边上睡懒觉。这时主人破例走出了书房，在我背后凝神静气地不知干什么，最后还是把我吵醒了，我眯着眼一看，原来他在聚精会神地学安得莱·德尔·沙尔特呢。看到主人这副模样，我实在忍不住笑了。他上了朋友的当，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正拿我做模特儿，在那里写生什么的。

坦白地讲，我并不是一只漂亮得体的猫。不过，主人画的猫比我的长相可还要糟糕，涂的颜色也说不清是哪一种，反正不是我身上毛的色彩。本来我想尽量呆着不动，以免打扰主人的兴趣，可我已经睡够了，小便也胀得慌，就情不自禁地把两只脚向前长长地一伸，真是对不起，还“呵呵”地打了一个大哈欠。我想这下可闯了大祸，破坏了主人的好兴致，索性到里面去解了小便再说吧。我刚一爬起来，主人因为又失望又愤怒，朝我大吼一声：“混蛋！”

我的主人一开口骂人就准是混蛋，真是没办法。这次我为他当了那么久的模特儿，仅仅为了小便就破口大骂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可见，人类放肆任性到了什么地步。不但如此，我还听说过人类有更为可悲的缺点。

我家屋后，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茶树园。白天，我常常到这儿晒晒太阳。有时心情郁闷，我就来这儿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。

晚秋的一天，风和日暖，天气明丽。已是下午两点左右，我吃完午饭，就向茶树园走来，到了西侧的篱笆旁边，只见菊花已枯黄，倒在地上，枯菊上沉沉地睡着一只大猫。那是一只纯黑的猫。刚刚偏西的太阳把透明的光线射在它的身上，它那亮闪闪的柔毛之中，好像有一种看不见的火焰。它体格魁梧，比我要整整大一倍，活像个大猫王。我怀着敬仰之心，伫立在它面前。大王猛然睁开它那比琥珀还要美的眼睛，咄咄逼人地盯着我，说了一声：“你是啥呀？”口气很粗俗。“我是猫，名字还没有呢。”我战战兢兢地回答。“啥，猫？你这也算猫。你住哪儿呀？”大王说起话来真是旁若无人。“我就住在这个教师家里。”我说。“难怪，看你瘦成什么德行了。”毕竟是大王，好大的口气。

“那，那，你又是谁呀？”我忍不住也问了它一句。

“老子是车夫家的老黑嘛！”大王傲慢地回答。车夫家的老黑

我 是 猫

是附近无人不知的恶猫。因为生在车夫家里，所以仅仅是长得比较强壮，却毫无教养，因此谁也不和它交往。

“车夫和教师哪个好？”为了试试它无知的程度，我问。

“当然是车夫强啦！你没看见你家的主人吗？简直是皮包骨头。”老黑蛮横地说。

“可我家主人的房子好像比车夫家的宽敞。”我反击它一句。

“笨蛋！房子大，能当东西吃吗？”老黑一副生气的样子，说完气势汹汹地走了。

从这天起，我和车夫家的老黑就成了知己。

一天，我和老黑像往常一样躺在暖和的茶树园里闲谈。突然，它用它一贯的嚣张口气问我：“到现在为止，你捉过几只老鼠？”说到知识和智慧，我自认为要比老黑发达得多，可体力和勇气我就差远了。

“老实说，我老是要捉要捉的，可我还没动过手呢。”我难为情地说，随后又柔顺地问道，“老兄是前辈，大概捉过不少吧？”

“算不了什么，大约也有三四十只吧。”老黑得意地回答，“一两百只老鼠咱自个儿都对付得了，可黄鼠狼那家伙就不好办了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”我顺着它说。

“有一次，我遇到一只黄鼠狼。我心想，不就好比老鼠大那么点儿吗，只要我一使劲，非把这王八羔子追到阴沟里去不可。”老黑转动着大眼睛说。

“干得好呀！”我喝了一声彩。

“谁知道这家伙不怀好意，放了个马后屁，臭呀，臭死人了！从那以后，我一看到这家伙就想吐。”老黑眉头一皱，接着又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想一想也真没意思。再拚命捉老鼠又有什么用呢？我们拚死拚活捉的老鼠，还不是让主人抢去卖钱了。嘿，人呀，就是体面的强盗。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看来连这个没有学问的老黑也有自己的一套道理。

车夫家的老黑后来成了跛子，它那闪闪发亮的也逐渐黯淡了。尤其是，它精神萎靡不振了，体格也在恶化，比琥珀还美的眼睛布满了眼屎。当我最后一次在茶树园碰见它时，我问它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，它无可奈何地说：“让黄鼠狼的屁和鱼贩子的扁担给整垮了。”

我有些伤心，打定主意不再去想捉老鼠了，也不想去猎取别的好食物吃。我整天睡大头觉。后来，住在教师家里，就连猫儿也染上了教师的坏习惯。

谈到教师，我又想起了我的主人。最近，他大概也明白自己在水彩画上不会有什么前途了。这在十二月四日的日记里可以察觉到，他是这样写的：

昨夜做了一个梦。我梦见自己都认为画得不成样子的东西，已经扔在一边的水彩画，却有人给它配上一个漂亮的画框挂在格板上。看上去，突然间觉得还很不错，非常高兴！当我正独自欣赏那幅画时，天却亮了。一梦醒来，朝阳正在升起，阳光照在画面上，那幅画又明明白白地显得难看了，简直拙劣不堪。

看来，我的主人也承认自己没有画画的本事。

就在主人梦见水彩画的第二天，那位戴金边眼镜的美学家又来拜访了。他一坐下来就直截了当地问主人：“画得怎样啦？”

“我按照你的建议，我把力气都花在写生上咧。果然，过去从未注意到的物的形体啦，颜色的细微变化啦等等，好像都十分明确了。安得莱·德尔·沙尔特真伟大！”主人若无其事地回答，只字不提他那难看的画。

“说实话，老兄，那是我随口胡扯的。”美学家笑着说。

“什么是胡扯的？”主人痴痴地问。

“就是那位安得莱·德尔·沙尔特呗！这个人信口拈来的。”

我 是 猫

没想到你这么老老实实就相信了，哈哈哈……”金边眼镜露出得意的神情。

我的主人像是胃病复犯似的，哑然失色地呆坐在那里，抽他经常抽的那种“日出”牌香烟。这时，美学家又一本正经地说：“胡扯归胡扯，不过，画画的确是不容易的事情。达·芬奇曾经叫他的学生画教堂墙壁上的污迹。假如你在厕所里专心观察被雨渗透的墙壁，就会发现那些雨迹确实有非常巧妙的图案。老兄，你不妨去写生试试，一定有收获。”

“你又在骗人吧。”主人小心翼翼地说明。

“这次说的可是真话。达·芬奇说得还不精辟吗？”美学家盛气凌人地回答。

“精辟倒是精辟。”主人用投降的口气说。不过，他好像并没有到厕所里去写生。

秋天即将过去，黄松树的叶片已经呈现红色，红白山茶花一瓣一瓣地飘落，最后完全凋谢了。我在这家一晃呆了将近半年。

主人每天上学校，回家后还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。有人来访时，还是大叫当教师难，当教师当腻了。他已很少画水彩画。胃药说是无效，也就不吃了。两个小女孩倒不错，天天上幼儿园，回家来就唱歌，踢皮球，有时抓起我的尾巴把我倒提起来玩。

因为没好东西吃，我并没有长肥长胖，不过，也没有什么病，没有像老黑那样变成跛脚。老鼠是打定主意不去捉了。我还是没有名字，没名字就没名字吧，这教师的家我还是要一直呆下去的。

二

新年以来，我的生活多少起了一些变化。

元旦一大早，主人就收到一张明信片，这是他的一位画家朋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友寄来的贺年卡。画片上面涂的是红色，下面涂的是绿色，正中间是一个蹲着的动物，是用水彩笔画的。主人坐在书房里，我躺在他的膝盖上睡觉，见他把这张画片一会儿横过来看，一会儿竖起来看，嘴里还不停地夸奖其色彩之好。这样欣赏了好一会儿，主人小声地自言自语道：“到底画的是什么呀！”看样子，主人虽然很欣赏这张明信片的色彩，但是认不出上面画的是什么动物。

这张画片真得这么难认吗？我心里想，慢慢地睁开眼睛，从容不迫地一瞧，原来画的正是我的肖像，画得真是太像了。到底是个画家，我的主人根本比不上，他连画的是只猫都没看出来。我不能不觉得，人这个东西也太可怜了。我的肖像明明放在主人的眼前，他不但没有认出来，还说什么：“今年是我们日本跟俄国人打仗的第二年，大概画的是一只北极熊吧。”

这时，女仆阿三又送来了第二张明信片。画片上印着四五只洋猫，站成一排，有的拿着钢笔，有的在看书，其中还有一只在跳猫步舞。画片上端有“我是猫”三个字，是用毛笔写的，右边还写着一首十七字诗：“念着书儿跳着舞，猫儿生活在可爱的春天。”这张画片是主人过去的一位学生寄来的，任何人看了都能立刻明白它的意思，可我的主人太迟钝了，他歪着头，呆头呆脑地嘟哝说：“那么，今年是猫年吗？”

我已经这样出名了，看样子我的主人还一点都不知道哩。接着女仆又拿来第三张贺年卡，这一次不是画片，上面写着“恭贺新年”四个大字，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写道：“烦您代为问候尊猫健康。”主人再笨，这次终于还是明白过来，嘴里“唔”了一声，用稍微有些尊敬的目光，看了看我的脸。从来不受社会注目的主人，忽然得到了这么多的问候，这都是因为有我这只猫的缘故，他当然应当对我表示点敬意了。

正当这时，门铃叮铃叮铃地响了起来，女仆回报说是寒月先生来了。这位寒月先生是主人以前的学生，现在已经毕业，在社

我 是 猫

会上打拼，比主人出色得多了。每次来访，他总不外乎谈起他在恋爱了，又好像并没有人爱他；谈起人生很有味道，又好像很没趣，人生好像很阴森可怕，又好像很值得留恋等等一大套，然后尽兴而归。可我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特地找我的主人这样萎靡不振的人，大谈特谈呢。

“好长时间没有您的消息了。从去年年底以来，老是忙得厉害。”寒月先生假装谦恭地说。

“你的牙齿怎么了？”主人看寒月先生缺了一颗门牙，马上问道。

“吃蘑菇吃的。”

“吃了什么？”

“吃了点蘑菇。我正要用门牙咬蘑菇伞的时候，牙齿就吧得掉下来了。”

“这种事写进诗里倒还可以，谈恋爱可就不行啦。”主人说，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脑袋，“最近还干了些什么事呢？”

“前天晚上又开了一个合奏会呢。”寒月先生兴致勃勃地答道。

“在哪儿开的？”

“这就不必问啦。有三把小提琴演奏，两个是女的，我夹在中间，还有钢琴伴奏。”

主人一幅艳羡的表情。寒月先生津津有味地夹起一块鱼糕点心，用门牙咬了一半，又很冷淡地对主人说：“那两位女的，都是人家的小姐呢，你不认识。”

“原来——”主人拉长了语调，欲言又止。

“天气真好，要有空，一道出去散散步吧！”寒月先生觉得话说得差不多了，于是怂恿主人说。

主人想了好一阵，才像坚定了决心，说：“那就出去走走吧。”说完，就站起身来。他仍旧穿着那件染有他们家族徽记的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青布大褂，再加上一件旧棉袍，据说这都是他哥哥留下的遗物，已经穿过二十多年了。

他们两人刚一出门，我就毫不客气地把寒月先生吃剩的鱼糕吞下了肚。近来，我可不是一只普通的猫了，车夫家的老黑之类早已不在我眼里了。难道偷吃一点鱼糕，还会有人说三道四吗？！况且，偷东西吃，这种习惯并不只我们猫族有，人也有呢。阿三就常常趁女主人不在家偷点心吃，就连女主人常夸口受着良好教育的两个小女孩有时也这么干。

主人同寒月先生出去，不知去哪儿散步了，很晚才回家，第二天早晨九点钟才起床吃早点。我照例蹲在饭桶上看，发现主人在不声不响地吃着煮年糕，一连吃了六七块，直到碗里只剩一块时，才放下筷子。女主人从壁橱里取出胃药，放在桌子上。

“这药没用，不吃了。”主人一见，没好气地说。

“前些日子，你不是说这药很好很好，每天都吃的吗？你也真没有恒心。”女主人温顺地责怪了一句。

“不管怎样，不喝就是不喝。女人家懂什么，不要多嘴多舌的！”主人说完，气呼呼地钻进了书房。

女主人和站在一边的阿三互相看了一眼，嘻嘻笑了起来。我虽然是猫，却什么都吃，住在教师家里，要是挑嘴就得饿肚皮了。现在，我也想尝尝年糕的滋味，倒不是说我想一饱口福，而是想什么都吃吃尝尝味道。前不久，我还嚼过两块腌萝卜呢。

我走近厨房，看到主人早晨吃剩的那块年糕，牢牢粘在碗底上，样子有点可怕，可看上去似乎很好吃。凑近闻了一闻，果然香味还很浓。我一边朝四周张望，一边心里盘算着吃还是不吃。阿三在院子里打板球，孩子们在后边屋子里唱着“兔先生，你说什么呀？”要吃，就要现在吃。犹豫了好一会儿，看还没有人进厨房，我终于经不起年糕的诱惑，使劲地咬开了。真糟糕，年糕死死地粘住了我的牙齿，像拔牙一样疼痛。我使出各种招术想把

我 是 猫

牙齿从年糕上拔下来，但都没有奏效，急得我绕着年糕团团乱转。心想，要是这当儿有人进来，那就更糟了。我急着要把我的牙齿和年糕分开，在厨房里乱跑起来，噼啪地乱响。终于被孩子们发现了。

“哎呀，猫儿在吃年糕，还跳舞呢！”她们大声喊着，吓得我浑身哆嗦。

第一个听到喊声的是阿三。她从侧门窜了进来，嘴里唧唧呀呀地乱叫着。接着女主人穿着染上了家徽的绸衣走过来，嚷道：“这猫真该死！”就连主人也从书房跑出来了，破口大骂：“混帐的东西！”真要命，我虽然怒火中烧，却有一肚子委屈，却还不能不乱跳。这时，孩子们嘴里直喊好玩好玩，那个五岁的女孩还说：“妈妈，这猫真淘气！”这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。今天，我对缺乏同情心的人类，感到更加憎恨了。

遭到这样的挫折，呆在家里真没意思。我走出门，来到新开路二弦琴师家，想找新认识的三毛姐玩玩，散散心。只见三毛姐端坐在走廊上，颈上戴着一副崭新的项圈，项圈上还系着铃儿。她的背脊圆圆的，真美呵！我心神不定地望了她好一会，才招着前腿，低声喊道：“三毛姐，三毛姐！”

三毛姐跳下走廊，说：“哎呀，先生来了！”我还没有名字，只有三毛姐为了尊敬我，才先生先生地叫我。

“哦，恭喜恭喜。你打扮得真漂亮呀！”我听到先生这个称呼，高兴得连声向她道新年好。

“去年年底琴师给我买的。”说着，她还铿锵铿锵地摇响铃儿给我听。

“看起来，琴师先生是真心喜欢你呀！”我想了一下自己的心事，不觉有些伤心。

“可不是吗，简直把我当她的孩子看待。”三毛姐天真地回答我。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你家主人，就是那个琴师先生，她以前一定很高贵吧！”我羡慕地问。

“是呀。她自己也常常讲，她出身在一个高贵人家。”三毛姐认真地说。

“是个什么样的人家呢？”

“听说她是天璋王爷的秘书官的妹妹的丈夫的母亲的外甥的女儿呢。”

“真把我说糊涂了，能再说一遍吗？”

“就是天璋王爷的秘书官的妹妹的丈夫的母亲的外甥的女儿呀！”

我仍然不明白，可还是礼貌地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总算明白啦！”

不过，说起来真奇怪，只要跟三毛姐说上这么几句话，我的心情就奇迹般地变得舒畅起来，而且把吃年糕留下的不愉快地记忆都消失了。

由于近来我跟车夫家的老黑吵了一架，我再也不想同它打交道。看见它，我就躲得远远的。这样，离开三毛姐之后，我没有去找老黑玩儿，就直接回家了。

刚到家，就听见客厅里一反过去的沉闷，喜气洋洋的，连主人的笑声也很爽朗。我从开着门的走廊跳了上去，走到客厅里一看，原来来了一位陌生的客人。这位年轻的客人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，看模样是个青年学生。主人的手炉旁放着一张名片，上面写着：“兹介绍越智东风君拜访，望接见！”下署“水岛寒月”这个名字。这位来客，看来是寒月先生的朋友了。我是中途回来的，不知道主客二人刚才都说了些什么，似乎是关于那位爱捉弄人的美学家迷亭先生的事。

“嗯，他对我说，咱们吃点什么特别的东西吧……”东风先生不慌不忙地说。

“到底吃了什么呢？”主人打断客人的话，急切地问他。

“迷亭先生和我先看菜单子，把每种菜都评论了一番。后来他歪着头，朝饭馆侍者说：‘怎么没有新鲜菜呀？’饭馆侍者不服气似的问：‘烤鸭，牛排，合适吗？’迷亭先生说我们到西餐馆来，可不是来吃这种陈调菜的。那个侍者根本听不懂‘陈调’是什么意思，只是呆立一旁。”东风先生一副神秘的样子说。

“可不是吗，那种人怎么会懂呢？！”主人随声附和道。

“后来迷亭先生冲着我说，你要到法国或英国去过，保准能吃上肉蛆汤、青蛙汤之类。说得活灵活现的。”东风先生继续说。

“可他好像没有去过法国、英国呀。”主人不客气地说。

“哎呀，听他那副口气，真像是去过。”客人望着白瓷瓶里的水仙花，似乎有些遗憾。

“那末，他所说的好玩的花样，就这些了？”主人想问个明白。

“哪里话，正文还在下面呢，这只不过开了个头。”客人回答，“后来迷亭先生说了：‘肉蛆汤和煮青蛙之类，恐怕想吃也吃不着了，咱们凑合一点，就吃薯铃马肉牛好不好？’我没有多想，就随口答了一句：‘也可以。’”

“嘿，薯铃马肉牛这个名字倒有些稀奇。”主人含含糊糊地说，“后来又怎么样了？”

“后来他吩咐那个侍者就来两份薯铃马肉牛吧。侍者问是不是炸牛肉马铃薯呢？迷亭先生马上严肃起来，纠正道：‘是薯铃马肉牛！’”东风先生笑着说。

“那个侍者什么反应？”主人又发问。

“想起来真是滑稽。侍者思索了一番，然后说道：‘实在对不起，碰巧今天薯铃马肉牛做不出来，要是炸牛肉马铃薯饼，可以立刻做出两份。’迷亭先生叫侍者去与厨师商量一下，等一会儿吃也行，反正是正月，时间有得是。过了不久，那个侍者又回来